

京尘幻影录

上

張恨水
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张恨水 著

京尘幻影录

上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目 次

上

楔 子	风月双清落花如梦 沧桑一劫影事成图	(1)
第 一 回	抱膝吟诗邀梅卧雪 唱筹奏凯剪纸飞蛙	(19)
第 二 回	咏到黄花策骏归去 烧残红烛引凤来仪	(34)
第 三 回	妙舌翻澜客惊四座 灵丹化水炉通千金	(66)
第 四 回	草草规模裱糊政策 花花世界裙带衣冠	(106)
第 五 回	罗刹雌风英雄短气 故宫禾黍遗老兴悲	(138)
第 六 回	拂旦笙歌城真不夜 匡时文字客笑忧天	(175)
第 七 回	人静公衙棋消永昼 文成官样帜树丰年	(214)
第 八 回	省鼠都空霞光散彩 弦歌久辍几案生尘	(250)
第 九 回	歧路终迷熏莸同器 高轩乍过鸡犬皆仙	(277)

- 第十回 泉水出山终成画虎 (320)
豺狼当道空帆泥云

下

- 第十一回 柳暗花明一篇旧帐 (355)
旗收鼓息半夕狂欢
- 第十二回 好事多磨乞怜一饭 (396)
为官有道约法三章
- 第十三回 酌酒高谈尊贤以爵 (440)
倾囊暗送莫逆于心
- 第十四回 尽夕联欢只谈风月 (466)
凭栏兴叹如此江山
- 第十五回 象忽渡河楸枰绝技 (498)
雀能食饼竹战奇兵
- 第十六回 大蠹高张公团请愿 (533)
重金广集寿典投资
- 第十七回 老命轻抛家倾酷吏 (582)
阉威大振党号夫人
- 第十八回 系铃解铃一牌登仕 (629)
以水济水五日回槎
- 第十九回 富而可求将军卖卜 (668)
事原难谅皂隶弹冠
- 第二十回 北海樽翻群英袖手 (694)
《南华经》在一士回头

楔 子
风月双清落花如梦
沧桑一劫影事成图

北京的陶然亭本是一个名胜地方。虽然仅仅是空旷地上一座宙宇，可是由春暮起，到仲秋止，这里四野青芦，一带古堞，当那夕阳未下，晚风初起的时候，西山的余霞，映着苇塘子里几株孤树，满布着清幽萧疏的气象。在这烟雾沉天的北京城里，本来无甚可去的地方，终年在灰尘里度日子的人，偶然走到这里来，一吸新鲜空气，精神自然为之一爽了。这话也不是凭空虚设出来的，却有一个凭据。也记不清是民国几年了，有一个落魄的文人，他爱这陶然亭，较为僻静，居然就向这附近的人家，赁了三个旧屋居住。

这人姓陈，号斯人。本来是根据“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”两句诗取这个名字的。可是有些朋友和他开玩笑，故意把斯字念成仄声，就成了陈死人了。陈斯人对于朋友这样和他开玩笑，他不但以为为谑，反认为很得当。他说：“在这二十世纪的时候，不能做一番事业，做一个落拓的文人，当然是陈死人了。”看他这样说话，可想也是一个有心人，所以他在北京，并没有弄什么差事。他住在这陶然亭附近，上午到南城一个同乡家里教读，下午回来，做一点儿小说笔记，投到报馆里去，换一点稿费，在京多年，就是这两样事。旁人看来，这样的生涯，自然很窘，可是他住的是破屋，穿的是布衣，吃的是清茶淡饭，也花不了什么。他一个月的砚田收入，还要多出许多钱，寄回家去供养他的老母呢。他住的这个房子，是一个假四合院，东北两方是屋，

西南两方是土墙。房东是种菜地的，老两口儿，带着一个二十上下的儿子，住了三间东屋，陈斯人一个人住了三间北屋，屋子外面的小院子，有两株柳树，此外原只有些破瓦片煤渣儿，堆了满地。自从陈斯人搬来了，和房东商量着，把这院子拾落拾落，添种了一株桃树，一株枣树。到了二三月里，院子里的土都叫松了，又种些瓜豆花草之类，虽然不花什么钱，等到叶绿成荫，却也有一种清野之趣。天气不好的时候，陈斯人只是关着门，在破屋子里面读书，天气风清日朗的时候，在陶然亭四周苇塘子边散散步，也很自在。

这一日是三月暮春了，陈斯人散馆很早，趁着一点儿风没有，在暖烘烘的太阳底下，一步步走到陶然亭去。走到庙口时，只见已经停着两辆汽车，三四辆人力包月车，似乎有人在这里宴会。走到后院，只听见西房客厅里，笑声，咳嗽声，嗑瓜子声，闹成一片，由外面看那玻璃窗户外面，一堆半截人影子乱动。院子外三四个听差的，大碗的鱼肉，往里面直送。这外面送进一碗菜去，里面的声音可以略安静点，停一会儿，人声又大作了。陈斯人心里先想着，有人到陶然亭来宴会，一定是一种雅集，而今一看，似乎不像，他那一番仰慕风雅的兴趣，扫去大半，便离开了这院子。由这里角门转出去，外面是一道走廊，对着野外，他顺着走廊临风远眺。只见一阵笑声，角门里走出一群人，正是刚才在那边客厅上大吃大喝的。当先一个人戴着红顶瓜皮帽，架着玳瑁阔边眼镜，哗叽袍子，充呢马褂斯文一派的样子，口里哼哼地念着诗道：

云淡风清近午天，傍花随柳过前川。

这人后面有个老头儿，将手从鼻子下一把摸下来，将胡子一抹，摇着脑袋，便接着念道：

时人不识余心乐呀，将谓偷闲学少年罗。

这几个人后面,有一个听差,捧着一只木托盘,上面放着砚台笔架。陈斯人一见,心里想道:“这个样子,这些人打算在壁上题诗呢。别管他,且看他写些什么。”首先走的那人道:“就是这里吧!谁先写?”那一群人都推首先走的那人道:“自然是大诗家甄范同先生先写。”那人道:“不!序齿呢,李铭老最大。序爵呢,王玖襄先生最大,他是参事。总次长都缺席的时候,参事可以出席国务院会议。”这时人丛里面,钻出一个酒糟鼻子,满脸疙瘩的人,就是王玖襄,他道:“别什么罢了。要说做诗,我只好凑一个数,此调不弹,生疏已久了。”那个念“将谓偷闲学少年”的胡子,就是李铭老。他也说:“范同你先写。要说作古体诗,我或者比你熟手一点,若说作近体诗,我就不如你。”甄范同听到他们这样说,他果然不客气,说道:“这样也好,谁想成了功,谁就写上。”说着在托盘里拣了一支笔,伸到砚台里去,将墨沾着饱饱的,他把笔拿在手上,将脑袋偏在一边,想了一想,在墙上拣了一块白的地方,写道:

暮春之暮,桃红柳绿,驾言出游,以去我忧,偕铭老及玖襄依稼诸子游陶然亭,是时也,酒醉饭饱,日朗风停,怵然有感,即席赋诗,留之于壁,诗得亭字。

他写一句,那酒糟疙瘩脸的王玖襄,在后面念学一句。他写完了,王玖襄道:“好!绝似柳子厚的笔法,十分老练。不过日朗风清,改为日朗风停,这也有所本吗?”甄范同听了这话,脸上现出不快活的样子,说道:“玖襄翁,要说做起奉此等因的文章,我或者不如你。要说古文一道,序跋之类,我自信尽可以对付过去。我岂不知道,日朗风清是一句成语,可是现在并没有风,若说日朗风清,便于事实不符了。这四个字,和上面酒醉饭饱一句,正是我们今天雅集的实录,将来百十年后,有人要把这段事编纂起来,才是信史哩。”那王玖襄听到了甄范同这一篇大议论,默然无语,大家都道:“范兄前面一段小序就有这些经纬,诗一定是好的了,何不就写出来我们先睹为快。”那甄范

同果然文不加点，便在墙上写起来。那诗道：

好似当年快雨亭，桃花赤赤柳青青。此中最好过三月，
此外何须问六经。一列城墙倒长齿。

写到这里，大家齐声叫了一句好。都说道：“这南方有一段城墙，本来也是此地实景之一。可是要写出来。很不容易。你看他用倒长牙齿来形容城墙，真是其妙入微。”甄范同看见众人恭维他，越发喜欢得颠头摆脑。他又在墙上写道：

千根芦笋乱栽钉。

这七个字写完了，大家一阵哄堂大笑。都说亏他想得到。甄范同道：“这也无所谓想得到想不到，其实文章天成，妙手偶得罢了。你想这城墙排列着，不像倒长的牙齿吗？初出来的芦笋，没一片叶子，直挺挺插在地里，不像钉子吗，俗人未尝不看见，他只是说不出这种意味来。就是知道这种意味，也不知道用七个字说出来。这两句话，都是陶然亭附近的实景，我不过看见了，触动了灵机，一想便得。若是坐在家里，不出来游陶然亭，我也是做不出来的呢。”大家听了这话，都很以为然。那胡子李铭老道：“你们不要吵，等我来猜一猜范同兄这一收该用什么字。”说着，左手一把握着胡子，摇了两摇头。说道：“据我看来这下面似乎应该用一点感叹语才好呢。不过有一层，这九青的韵，熟字面少得很。”说到这里，把一双眼睛紧闭，复又将胡子摸了两摸。然后对甄范同笑道：“我竟想不出来，你用的是哪一个字，你且念出来，大家研究研究。”甄范同道：“铭老说应该用感叹语，那是不错的，但是还落了窠臼，你瞧我的。”说毕，又在墙上补了十四个字，是：

我来不拜如来佛，泥塑人形岂有灵。

这里有一个十几岁的少年，在人丛里挤了出来，说道：“甄范翁，这最后一收可酌，字面似乎俗一点，而且与全诗不称。”甄范同道：“子青兄言之极是，但是我一刻想不出比这再好的出来。”那王玖襄先被甄范同说了几句，心里很不高兴，而今见有人驳他，心里很痛快。说道：“卫子青兄少年英俊，一定胸有成竹，何不写出来共同赏鉴。我知道的，有学问的人，决不形诸口头。”

甄范同明知他这一派话是讽刺自己的。可是王玖襄既是一个参事，卫子青又是一位公子，未便和他们反对，也只得默然。卫子青倒比这些人好些，谦逊了一番。这个当儿，他一眼看见陈斯人，连忙一拱手，说道：“陈先生好久不会，一向都在京吗？”陈斯人认得这人，他父亲是做过封疆大吏的，现在在京专做公子生活。好和一班做诗下棋吃酒听戏的朋友来往。从前经他东家的介绍，曾和这位公子有半月之交，因为自惭形秽，后来疏远了。今天见面，谅躲不脱，还揖不迭。陈斯人道：“今天又是什么雅集，在这里饮酒题诗。”卫子青指着那胡子道：“今天是这位李铭老的东，在这里小叙。”说着便引着陈斯人介绍了几位朋友。

大家一看陈斯文衣服十分朴素，都不很注意。陈斯人见他们人多，混在一处，也没有意思，便辞了卫子青，离开他们。卫子青由走廊边一直送他到门口，执着他的手道：“哪天再来奉访，现在还天天到贵东家那边去教书吗？”陈斯人对苇塘子外一个小树丛子里一指说道：“蜗庐就在那儿，不过不是招待贵客的地方，还是改日我到你府上去奉看吧。”说毕，一拱手竟自去了。卫子青视陈斯人这人，落落难舍，目送而去，只是慨叹一番，走进陶然亭，大家都埋怨他送这样一位客，去了半天，打断诗兴不少。卫子青一人说众人不过，也就不与他们分辨。这天大家散场，已经日落西山了，卫子青来不及去访陈斯人，便想明天专程去拜访，但是到了明天，闲事情又多，也就忘了。

过了几天，天气很好，卫子青吩咐几个上房听差，把楼上画箱子里的字画碑帖之类，搬到院子里，搭着架子，摆在太阳底下晒。自己

衔着烟卷,背着手在走廊上踱来踱去,监视着听差。这时有父亲手下一个老清客,冯子虚,得了这个消息,特意来赏鉴赏鉴。卫子青也就站在晒画的架子边,指指点点,告诉他有的是祖传的,有的是自己手上置备的。

冯子虚翻去一张没有裱的画,打开来一看,是一幅秋雨图,学小米的笔法,十分的像,纸是崭新的,当然是近人的作品了。便拿给卫子青看道:“这个很好,什么人画的?”卫子青一看,笑道:“这样的小幅东西很多,我哪里记得起来。”说时一面接了过去,一面看落的款,上面写着京华憔悴客,竟不知道是谁。后来再看下面的图章,有一颗印着斯人二字。卫子青道:“呵!是了。这是我一个朋友画的,因为我送了他两套书,他就画了这一张送我。据和他很熟的人说,他是经年不画一张画的,可见人情之重,所以我把他保存了。”冯子虚道:“画得这样好,当然要有些名家的派头,这人有此绝艺,一生吃着不尽了。”卫子青道:“他不但会画,诗古文词,无一不会。”冯子虚道:“那越发的可以阔起来了。”卫子青笑道:“正是子虚翁所说的反面呢。”便把陈斯人的近况,略略地说了一遍。又说道:“他现在住在陶然亭边,一家种菜地的人家,生活很是不堪。”冯子虚道:“咳!何地无才,不过埋没掉了罢了。不是我说世兄,你太大意点,这样的朋友,怎么不周济周济他。”卫子青道:“你哪里知道,这人脾气古怪得很,无缘无故送钱给他,他哪里肯受?”冯子虚想了一想,问道:“这人是不是桐城人?”卫子青道:“是的。”冯子虚道:“这人的古文,做的怎样?”卫子青道:“那我没有看过,不过据他的东家说,他的令尊大人,是姚氏一派的古文家。”

冯子虚把手将腿一拍道:“嘎!我们是世交。”卫子青道:“虚翁怎样和他是世交?”冯子虚道:“当年我在江宁游幕的时候,和他令尊共过事。那个时候,都在刘方伯署里。是一年新春,刘方伯在苏扬买了几个妓女要送给北京的权贵。有一个标致些的,方伯认做了干小姐,另外送给某贵胄,就说是侄女。这两封进献的信,都要我这位老友写。你猜他怎样说?他说:‘我们桐城派的文字,不能做这样卑鄙污

浊的书札，宁可饿死，不能做这种事’。当日写了一封信给刘方伯，就辞了官。这事虽隔二十年，我还记得清清楚楚。那时他身边带着一个少爷，不过十多岁，就画得一笔好画，而且是专学大米小米。”卫子青道：“学米画的人也很多，这陈斯人不见得就是虚翁说的这人。”冯子虚道：“哪！这画上还有一个证据呀！你瞧，这一块图章，不是小松轩主吗？当年我那老友的图章，他就用的是四松轩主。而今四字改了一个小字，当然是他的哲嗣了。哈哈！这话越说越像，不料今日已见得了故旧的下落。快活快活！”卫子青见他这样欢喜，也是高兴。说道：“那么，我就叫我的汽车，送虚翁到他寓所去访他。”冯子虚摇手道：“不用不用！我自雇胶皮车子去找他，那样大吹大擂地闹，恐怕他还躲着不见呢。”二人又谈了一会，当天冯子虚照着卫子青的话，去找陈斯人。

当他到了陶然亭，已经是黄昏时候，好容易七问八问，才访到一个小户人家。这时天色渐渐昏黑，那东边半轮新月，横挂天空，在空中地上虽看不见月色，可是有树的地方，淡淡的风，吹着树摇动，已经有点依稀的影子。这人家的一双白板门，半开半掩，冯子虚正要打门，只听见一阵吟哦之声。仿佛是月破黄昏，帘里余香马上闻。一会儿又好像是楼上黄昏，马上黄昏。冯子虚想道：这地方哪有会念词的人，这一定是陈斯人了。便将门轻轻敲了三下。一会工夫，走出来一个老头儿，在月色朦胧中，对冯子虚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，说道：“你先生走错了吧？”冯子虚道：“请问你这儿住着有一位陈先生吗？”老头儿道：“不错，我这里有一位陈先生，您找他吗？”冯子虚道：“请你进去告诉一声，说我是卫子青先生那边来的。”那老头儿进去了一会，陈斯人一只手拿着玻璃罩子灯，一只手掩着灯光，踱了出来，问道：“哪一位？请里面坐。”便招呼着冯子虚到他北房正中屋子里去。冯子虚走进进去一看，倒也干干净净，左壁上挂一张没弦的古琴，右壁上挂一个干葫芦。中壁挂了一轴半破的中堂，是卧雪图。两边一副对联，是：

扫地焚香盘膝坐，开笼放鹤举头看。

下面落着酒肉和尚的款。屋子中间，只有两个草蒲团，一个矮木几，什么东西也没有。陈斯人把灯放在矮几上，就和冯子虚分宾主在草蒲团上坐下。冯子虚道：“世兄你还认得我吗？”陈斯人仔细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有些仿佛，却记不起来。”冯子虚笑道：“你把在南京的事一想，就记起来了。”陈斯人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莫非是冯家老伯？”冯子虚哈哈大笑道：“到底你的记心不坏，居然想起来了。”陈斯人赶快站了起来，重新作了一个揖，说道：“我竟不料今日和老伯会晤，这一别有十多年了吧？”冯子虚哈哈大笑，也站了起来。复又叹一口气道：“我们在一处的时候，你还是个小孩，今日在这古屋昏灯之下相会，真是古人诗上所说的话，相对如梦寐了。”陈斯人道：“正是这样我也决料不到这时能会到一二十年前的老前辈。”冯子虚道：“令尊呢？”陈斯人道：“不在多年了。倒是家母还健康。”

二人重新坐下，谈起旧事，十有九样是变更了，冯子虚着实慨叹一番。陈斯人笑道：“老伯来了这久，我还没有烧茶给老伯喝，真是大意。不过我这里地方荒僻，连水火都不方便，怎么办呢？”冯子虚道：“今日遇到旧人，痛快得很，你不必烧茶，有现成的凉水，倒一杯来喝就行了。”陈斯人道：“不必，我书架上还有十个梨，拿来请老伯吧。”冯子虚道：“很好！很好。”陈斯人走进自己房里，拿一个旧的大瓷盘子，盛着十个梨，一把雪亮的裁纸刀，一块儿拿了出来，盘子放在矮几上，两个人对坐在蒲团上，一面削梨吃，一面谈话，非常痛快。

冯子虚道：“我今天在卫子青哪里，看见世兄的秋雨图，是米家嫡派，很可以问世。若是每月能销个三张四张画，不比教读宽裕得多吗？”陈斯人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老伯有所不知，这个我试办过的，白糟踏纸钱罢了。小姪除了几个穷朋友外，和各界都是生疏的，靠朋友介绍，那是不行。也曾听得人说，琉璃厂劝业场各文具店里，可以代卖字画，我曾画好了，亲自到店里，托他们代售，他们柜上的伙计，看了一眼图章，说道：‘怎么没有听见这个人？’我说就是我自己画的，他们对我浑身上下一看，都笑了起来。老伯！你想！人要不是泥塑木雕

的，怎样忍耐得住？后来我一想，我又不想传什么名，和这些商人争什么气。过了两天，我又走过一家说这是一个江南画家画的，在京没有出名，不卖什么大价钱，一两块钱一张，也就卖了。幸喜那掌柜是个识货的，他说你留下吧，搭着卖卖也好，可要四六分账。我想已经画好了，拿回去也是白放着，只得搁下。谁知放了三个月，也只卖去一张。价钱是一块，四六分账，我只得了六毛。是我气不过，把寄售的画，全拿回来了。老伯！你想！这卖画的生涯，怎样做得出去？所以这两年来，连朋友找我画扇子也设法辞了，免得丢丑。”冯子虚听一句，叹一口气，他手上正削一个梨，听到末了，拍嚓一下，把手上的梨削成两半边，一半边掉在地下。然后用手将大腿一拍道：“这个年头，公道这两个字，应该取消。”陈斯人笑道：“那也不算什么。我想像小姪这样的人，在这种时代，靠两句旧书，能够混饭吃，也就心满意足了，还有什么不平。”

陈斯人虽这样说，冯子虚依旧着实慨叹一番。谈了半夜的话，两人都不觉有倦意。还是陈斯人想起，说道：“这荒僻地方，夜静了，走路很不方便，老伯可以回寓，过一两天，我再去奉看。”冯子虚哈哈大笑，站起来说道：“这一席话痛快已极，我也忘了回去了。”陈斯人道：“这地方没有电灯，路不容易认，乘着月色，我送老伯一程吧。”冯子虚道：“很好！”说毕二人走出小屋，踏着月色，望北而走。一直到了人家稠密的地方，陈斯人才走了回去。

陈斯人一到家推着半掩的木板门，西屋里房东一点儿不知道，那呼呼的鼾声，兀自打窗户眼里穿了出来。陈斯人想道：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这样的人是最快活不过的了。生平不用得防备强盗贼，夜夜可以睡大头觉呢。想着，便把大门关上。这时候，那一轮月亮，已高临树梢。院子里的树，都是稀稀的嫩绿叶子，被月亮一照，地上铺出疏疏落落的影子来。微微的东南风，一阵一阵地吹来。树枝一摇一摆，地上的树影儿，也左右簸动。那些在树叶里面，漏出来的月光，铺在地上，本像一个一个白玉钱一样。这树影一摆，这些漏的月亮，满地乱跑，很有趣味。陈斯人一只手扶着面前的枣树，一只手扶着衣裳

领看呆了。

一会儿工夫,有一块白云在天上飞过,薄薄地掩着月亮光,院子里就暗了好些。恰好吹来一阵风,把那枣树上新开的枣花,扑扑簌簌抖落了下来。云破月来,院子里又陡然一亮。陈斯人正沉吟若有所思,眼前一亮,忽然一惊,低头一看,落了一身的枣花。远处苇塘子里的虾蟆水虫得着露水,唧唧咯咯地乱叫,随风起落,吹了过来。他一个人想道:这个样子,恐怕夜已很深了。刚才和冯子虚这一夕快谈,真是想不到的事。想到这里,眼看着树阴发呆,只见那树上的枣花,还是有一朵,没一朵,有一阵,没一阵,从树影子里落下来。风也停了,树影子也不动了,远处的虫声,也不很听见了,情景十分沉寂。他又一想道:今天晚上,莫非做梦,我住在这种地方,鬼也不知道,哪有二十年前的旧人来找我。再一看院子里静悄悄的,只有他和那树上落的枣花,有些动作。真是春意阑珊,落花同梦。随手摸着衣裳,不觉有些滞湿,大概是沾的露水。这时候,身上也慢慢的有些凉意,他才走进房去睡觉。

据他原来的意思,本想迟一两天,再去回看冯子虚的。但是到了次日,他怎样也禁不住。上午教了半天书,下午就照着冯子虚告诉他的地点,前去拜访。冯子虚正在家里,没有出去,便引他到书房里来坐。陈斯人一看他家里,虽然不是那样华丽,却也陈设齐楚。心想看这个样子,境况还不坏呢。陈斯人坐的地方,正靠着冯子虚的书案,只见面前摆着一本线装的稿本,上面没有写什么题目,只在书面底下写了四个字:过来人语。他想这里面若不是笔记,便是小说。不过他怕是不能公开的东西,也没有看,也没问冯子虚这是什么。

冯子虚在一边早明白了陈斯人的意思。笑道:“这是我写着好玩的一本东西。现在写得要完了,正缺少一个画龙点睛的人。自从昨夜在世兄那里回来,我这个画龙点睛的人就有了。大概再重新删订一番,一个月以后也就可以脱稿,那时我还要请世兄看一遍,替我做一篇序呢。”陈斯人笑道:“听老伯的话,难道是我做一个点睛的人,那真成了笑话了。”冯子虚道:“不然!天下的是非,是没有凭准的。

我作书，我要抬举你，就可以抬举你，况且我这一部书里的人，无非是些势利场中的角儿，要有一个像世兄这样淡泊自甘的人，才可以反衬那班人的卑鄙龌龊。”说到这里，冯子虚发了牢骚，又开了话匣，正要往下谈，忽然有个人在院子里喊道：“子虚兄在家吗？吴丰老叫我拜会你呢？”一路说着话，这人一路就走进来了。

陈斯人看时，这人穿着哗叽袍子，青缎马褂，马褂纽扣上，挂着一块金质的徽章。头上戴着呢制的乙种帽子，帽子上也缀着一块子扣大的珐琅徽章。鼻子上架着玳瑁阔边眼镜，胖胖的脸儿，嘴上又养了一撮短胡子，神气很足。他手上拿着一根很粗的带钩手杖，七捌八捌，敲着地下，得得的直响。他走了进来，一眼看见一个穿破旧衣服的人，在冯子虚屋里，他低着头，却用眼睛从眼镜框子上面，斜着看了陈斯人一番。陈斯人起来和他打招呼，他似乎要理不理的样子，将头微微点了一下。冯子虚连忙笑着说道：“我来介绍介绍。”先对那人道：“这一位是我世交陈斯人先生。”又对陈斯人道：“这位是我老同事，胡居仁先生。”

经过这一番介绍，彼此又点了一个头，方才坐下。胡居仁取下帽子，往桌上一扔说道：“真忙死我了。今天吴丰老有好几处宴会，他不能到，都请我代表。我来来去去，都坐得他的汽车。”说到这里，又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那公府的卫队，本不很认得我们，有时候进新华门就得盘查出入证。今天坐着汽车，由新华门来去两回，他们都对汽车举枪行礼。我想起他们平日的可恶，我睬也不睬他们。”冯子虚笑道：“你坐了总理的汽车，又代表的是总理，他们慢说不知道你是谁人，就是知道你是什么人，也应该行礼呢。”胡居仁用两个指头拧着嘴角上的胡子说道：“你这话也对。”冯子虚道：“这样，你是很忙的了，今天哪里还有功夫来找我。”胡居仁道：“我有一桩事，早就要告诉你，总是忘了。下个月初一，是吴丰老的生日，我们先得盘算，送些什么东西。子虚兄，你说送什么好？你又送什么呢？”

冯子虚道：“我和丰老又不十分认识，我送他的礼做什么？虽然蒙卫子青兄在院里和我挂了一个名，我是国务院的门，也没有走过，

也没有领过一个月薪水，贸然送礼，岂不是……”说到这儿，冯子虚将话缩住，改口说道：“岂不是多此一礼了。”胡居仁道：“这话也是，但是我的礼却少不了的。我想请你画一张画，要取点口气，又要雅致些的。”冯子虚本不愿替他们画，因为心里想起一桩事。便笑道：“我就照老兄的意思画一张。不过我平常讲交情，一到了画画，可就六亲不认，言无二价的。”胡居仁道：“只要老哥肯画，润笔照送。”冯子虚道：“那就好办。一礼拜之内，可以画好，画好了再拿去裱，尽可以赶得上寿期。自然是中堂，不知道要几尺的？”胡居仁道：“自然是八尺的。”冯子虚道：“那可是要一百二十元呀。”胡居仁道：“不多，不多！一定照送。我马上还要代表丰老去拜两位客，过一两天再会。”说着便戴上帽子，径自走了。

陈斯人坐在一边，本想起身送一送，见他望也不对这边望一望，也就算了。冯子虚道：“这人是吴丰声手下，一个三等走狗，简直狂妄得不成样子。我和他因是老同事，他在我面前，所以还客气一点。刚才他不是托我画一张画吗？这笔生意，是我和世兄拉的。他们这班人，也不懂得什么好坏，你随便和他画一张，乐得闹他这一笔不义之财。”陈斯人心里一想，正想寄一点钱回家给母亲，上门的生意，又何必推托。便道：“画是可以画一张，只恐怕画不好。”冯子虚道：“我不是说了吗？他们懂得什么好歹，你随便画一张得了。”陈斯人道：“那岂不坏了老伯的招牌？”冯子虚笑道：“难道你画的还不如我吗？”彼此讨论了一顿画，把桌上那本书稿的事，也就忘了。这日陈斯人回去，就动手画起来。他虽然是米氏一派，可是别派的画，他未尝不知，这次他却是用工笔画，画了一张九老图，工整极了。前后画了五天，已经画好，便送到冯子虚家里去。冯子虚一看，连声叫好，说道：“这尽可对得住那一百二十元。”

过了一天，胡居仁到冯子虚家里去取画，他虽然不识好歹，见一张大画，画得那样细致，也以为很好，欢欢喜喜，拿出一百二十元送给了冯子虚。赶忙拿到上等裱画店里，叫他用绫子裱好，又配上几色重礼，在吴丰声的寿期头三天就送去了。管寿礼的这人，正是胡居仁的

一党，特地把他这幅中堂，挂在礼堂上令人很注意的地方。

寿期头一天，吴丰声闲着无事，带着办理机密信札的两个秘书，和一个办办散事的参议，走到礼堂上来看寿礼。吴丰声口里衔着雪茄烟，背着两只手，慢慢地踱着。寿堂陈设的东西，珠围翠绕，金碧辉煌，那是不消说得。吴丰声平常好附庸风雅，对于这些东西，却不很注意，只是昂着头看壁上挂的寿联寿序绣屏之类。他看到胡居仁这一幅九老图，是仿得仇十洲的工笔画，连连说好。旁边两个秘书，都说：“果然好，这样的工笔画，而今不可多得。”吴丰声道：“这很像是新画的，难道现在还有这样的能手？”一个秘书道：“这样的画，恐怕现在没有人能画，大概是旧画新裱的。”吴丰声道：“这也难说，何地无才。”那秘书也道：“是！总理说的对。北京是人文荟萃之区，有本事的人，当然不少。”吴丰声回头又对那个秘书和那个参议道：“二位以为怎样？”二人不约而同地答道：“很对。”吴丰声道：“恐怕是南方人画的。”两秘书同道：“自然是江浙人才有这样秀逸的笔墨。”吴丰声道：“大概还是老手吧？”两个秘书一个参议，三人彼此相顾道：“像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里面，国粹画画得这样好，决计找不出来。”

吴丰声一边看时却不见上下款，只是画外绫边里，上下用珊瑚纸标签。上面是恭祝吴总理福寿无疆，下面标准参事上行走胡居仁敬献。吴丰声回头对两个秘书道：“原来是他办的，怎样这画不落款？”秘书道：“这大概不是居仁自己画的，是别人画的。”吴丰声笑道：“我倒明白了。胡居仁送礼的东西，画的人自然不好落款，免揽了胡居仁的人情。胡居仁明知道自己不会画画，是瞒不过我的，也不能掠人家的美，所以闹个两不落款。”大家都附和道：“事情一到总理面前，没有不洞烛无遗的。”吴丰声道：“这画画得实好，你们见了他，可问他一问，究竟是什么人画的。”有一个秘书道：“这几天他都在公馆里帮忙，总理要是有什么话，可以叫他来问问。”吴丰声道：“很好！很好！就可以叫过他来。”

当时就派了一个听差去，找胡居仁。不一会儿工夫，胡居仁来了，远远地站定，脱下帽子就是一个鞠躬。然后将帽子拿在手上，才